



鸭绿鹅黄二月天

■张晓峰

“含风鸭绿粼粼起,弄日鹅黄袅袅垂”,王安石写春天的这两句诗远没有“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”有名,但我觉得,却极应了当下的时令,写出了早春二月的风韵。

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大地回暖,水先感应到。北方的水,冬天结冰,即便不结冰的时候,也冷而生硬,瘦而虚白,人们常说是“死水一潭”。春风一来,水就活起来了,丰腴起来了,灵动起来了。粼粼的波光,像少女娇羞的微笑,在春风中慢慢荡漾开来。颜色呢,也有了绿意。古人描写色彩也别出心裁,就说这王安石吧,用“鸭绿”来形容水绿,大概是看到了水中一群绿头鸭在畅游,就顺手拈来,也可谓妙手偶得了。这也不是王安石的发明,发明权应该属于爱标新立异的李白,“遥看汉水鸭头绿,恰似葡萄初酸醅”,出自他的《襄阳歌》。苏轼和纳兰性德也有类似的诗句“鸭头春水浓如染,水面桃花弄春脸”、“春水鸭头,春山鹦嘴”,可见这种说法是得到广泛认可的。鸭绿江干脆以此命名了,在过去,诗人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

水是绿的,地上却是鹅黄的基调。鹅黄是淡黄,是浅黄,是刚出生的小鹅绒毛的那种黄,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那种黄。为什么会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?是因为这时候的草,是鹅黄的草芽,接近于黄土地的颜色,远看碧绿,近看鹅

黄,不太容易分辨。麦苗也是鹅黄的。鹅黄不是衰败的枯黄,也不是成熟的金黄,她是孕育着希望、充满着生机、贮蓄了力量的嫩黄!待一场透雨,浇一次返青水,麦地就会成为巨大的绿毯。

杨树和柳树不讲条件,天稍暖和几天,树梢上便是鹅黄的一片。鹅黄的枝,鹅黄的芽,在风中披拂,像一群儿童在操场上做广播操,动作很难整齐划一和合乎标准,却有一种天然的童稚之趣。地上的迎春和连翘已经开得如火如荼了。在没有梅花的北方,这两种花就是报春的使者。迎春和连翘都开鹅黄的小花,迎春枝条柔软而下垂,连翘枝条刚直而上翘,呈现出风格迥异的姿态,但都开得热烈而奔放,像一簇簇黄色的火焰,点燃了一年的希望,让还在料峭的春寒中瑟缩着脖子的人们心中有了不少暖意。

远处,蓝天下一只鹅黄的蝴蝶风筝慢慢飞上了天空。我的目光不禁追随着这个蝴蝶风筝游移,风筝呢,也像日本电影中“幸福的黄手帕”一样,在向我招手。

香蒲草

■董国宾

乡下的泽塘边,遍生着一种水草,乡下人称之为蒲草,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香蒲。不管称蒲草还是叫香蒲,在乡下生活过的我,一点都不陌生。其实,它就是长在水边极寻常的草。

冬天一过,大地敛去寒冷,原野上有了青亮的色彩,来不及眨眼,春意便充溢四方。在乡下,春水开始回暖,泽塘水面尚没有遮拦,蒲草却在水底悄悄地发芽,过不了多些日子就钻出地面。春色浓时,蒲草的叶尖毫不羞涩地从水面昂出头来,那汪汪一碧的春水,便展现出无限生机。这个万物萌生的季节,各种植物都在各自的园子里抽芽吐蕊,渐次开花着叶,樱花开的时候,蒲草就按自己的方式发芽和生长。春天的泽塘一点也不热闹,进入夏季,蒲草长成狭长的叶子,个子高大起来,一簇簇在泽塘里随风摇摆起伏,远望去,像一片有波浪的海。这个时候,蒲草便看出一些兴致来。兴致浓时,它们也会很霸道,一片片蒲林毫无争辩地占据整个泽塘的浅水边,宛若一道幕帘矗立塘边,成为水鸟的乐园。这自然的节奏,真是宁静又喧闹。

蒲草长在浅水里,水深处不多见。不像芦苇,直杆刺向天空,蒲草的茎却不明显。蒲草的叶子一片抱着另一片往上窜,水上部分就只见蒲叶,蒲茎大都潜在水中不作声。蒲草水下为白色,近水部分颜色较浅,它长得比人还高。蒲草呼啦啦涨满泽塘,一片连着一片将泽塘染尽绿意,却远不如芦苇荡有气势,只在泽塘露一下脸,或作一下点缀。不过,蒲草也有一点动人之处。

蒲叶柔韧且修长,宛如一柄柄绿剑,凛凛然透出一种侠胆之气,让人满生敬畏和欢喜。热闹的夏天,蒲草虽茂密苍郁,却也不能捉迷藏,一些时间就只有了沉静。日出,在薄晨中安静地散发绿意。日落,便陷入沉思。不过,乡下的小孩子自有他们的喜好之处。蒲草和其它植物一样夏天也会结出果实,起初是指头粗细的一根细棒,色泽浅黄,映衬着碧青的叶子,这是蒲草的肉穗花序。乡下人依据形状称作蒲棒,还形象地称为水蜡烛。小孩子从泽塘经过,会蹿到浅水里摘一些上来。蒲棒拿在手里很好玩,还能入口,其实只是能吃而已,味道不是很好,小时候在乡下老家我没少吃这。那一点点的碎末会沾满嘴角,也会弄到脸上,若照一下镜子,会让人忍俊不禁。泽塘边,一群小孩子一边戏耍,一边啃吃这好玩的东西,个个都是这模样。夏去秋来,硬梆梆的蒲棒会变成软绵绵毛茸茸的身体,轻轻一按就会凹下去。耿直的蒲棒,季节一变就温软成了另一个模样,还真是挺有趣。若拿来撮一下,眼前立刻飘满缤纷的蒲棒花,成群的小孩子都会吸引过来,饶有兴致地玩一阵子。这像蒲公英又像柳絮的绒毛,风一刮,满天满地都是,泽塘染尽一层白色。干燥的蒲棒还有更好玩的,可以当灯点,小孩子很随意地唤作蒲灯。以前的孩子们用作玩具,在夜间拿在手里一闪一闪的,像流动的小星星。小时候我和小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点蒲灯,很晚不回家睡觉,大人就过来叫我们。小朋友个个兴致不减当然不作罢,大人硬是把

们拉回家。

蒲草是乡下寻常的植物,秋天叶子黄了,乡下人收割下来编成蒲席、蒲扇和蒲包,还做成蒲鞋和蓑衣。这些常用物品,以前的乡下家家都离不开,蒲席和蓑衣更是常见。有行人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缓缓从雨中走过,雨点打在身上又滑落下去,这穿蓑戴笠的情形极具诗意和情趣,现在想来,这意境我很是喜欢。蒲席柔软舒适,更适合人的身体。蒲棒软绵的蒲絮作枕芯,还能让人安眠。蒲草极普通,确是很实用。

蒲草乃乡间俗物,不曾想还饱含诗意。《孔雀东南飞》有句:“君当作磐石,妾当作蒲苇,蒲苇韧如丝,磐石无转移。”宋代苏辙诗曰:“偶从大夫后,不往三经秋。盎中插蒲莲,菱芡亦易求。”宋代道潜有诗云:“风蒲猎猎弄轻柔,欲立蜻蜓不自由。五月临平山下路,藕花无数满汀洲。”这些名篇佳句,给了蒲草另一番诗境和雅意,更增添了我对蒲草的喜好和认同。

从前,乡下老家临塘而居,塘面宽阔,有蒲草在泽塘里丛生。春上,欣欣然靓丽成一道景观。夏日,便是孩子们的乐园。秋天,蒲草就收割下来。泽塘边的小院里,颇长的蒲叶在母亲手里不停地穿梭,一个个蒲篮和一把把蒲扇变戏法似的就编成了。那个年代,我家的一些用品都是用蒲草自己编织的,用了一年又一年,伴随我们走过了一段难熬的岁月。现在生活好起来,蒲草和童年的一些趣事都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,但我很怀旧,常常怀想那童年的泽塘和又叫作香蒲的极寻常的蒲草。

生活如同一朵玫瑰

■何小琼

有人说,生活就是一个大舞台,每天上演着不同的剧情。我喜欢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·穆塞说的:“生活如同一朵玫瑰,每片花瓣代表一个梦想,每根花刺昭示一种现实。”而我们,就是那个拥有玫瑰的执掌者。

一直喜欢玫瑰,不仅仅是因为它那开得不管不顾的美艳,嫣红得那么惬意,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代表着火热的爱情。玫瑰美而不俗,每一株都带着刺,神圣凛然不可侵犯,只许远观不许随意拥有的模样。说生活如同一朵玫瑰,而每一片花瓣代表一个梦想,实在是一个生动的比喻。此花芬芳,每一片梦想的花瓣都属于美好遥远的梦想。但现实又是残酷的,伴随着花的芬芳的还有花刺,阻碍你的采摘,干扰人前进的道路,美好和现实往往会有着一定的差距。

其实生活远没有玫瑰芳香美艳,而生活是有梦想的,却犹如玫瑰花瓣,充满了诱惑和芳香。让你不由自主地追着梦想前进。

年少时,老师最喜欢问我们:“你们的梦想是什么?”少年的我们,心目都有自己的梦想,有人说要当解放军,保家卫国;有人说要当医生,救死扶伤;有人说要当老师,可以桃李天下……每个人的梦想都如玫瑰吐着芬芳,赢得阵阵掌声。当老师问到我的梦想时,我骄傲地大声说:“我要当作家,写文章,可以发表在全国各地。”教室鸦雀无声,没有人响应,所有看着我的目光是那么不可思议。仿佛我的梦想是震惊人的大事。后来我才知道,包括另外班级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,得到老师赞扬的梦想,唯有我的另类,并且一致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从此,我没再说起自己的梦想。只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喜欢爱书,写文章的念头。有了梦想,不能随随便便就说的,得有仪式感。万一别人也在努力实现梦想呢?

白驹过隙,似水流年。长大后的我在工作之余做着喜欢的事情,写文章,投稿,发表。虽然还不算是实现梦想,但至少我一直没有忘记和放弃过。

当年畅说梦想的一班同学聚会。我惊异于岁月的无情,大家的改变实在是太大。说起当年的梦想,都说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,哪里有那么容易?说当解放军的在做连锁商场的生意;说当医生的在大公司任总经理;说当老师的在保险公司任部门主管……谁不记得当年的宏心壮志?有人打着哈哈说:“那时年少无知,哪里有那么容易?小琼,你的作家梦想实现了吧?”我笑着,附和着随后而来的善意的哄笑。心中有着隐隐的失落。

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轨迹,走过的路。有人说,人生就是不断地在选择。在选择中,总有一条自己由始至终坚持的要走的路。梦想是最初的美好,能不能坚持不会有人指责,可是,我是愿意坚守的。

当我看到那段生活如同一朵玫瑰的话,我才醒悟,原来,我一直拥有着这朵玫瑰,虽然它带着刺,但我一直在拔着刺,花开不败,我亦不退。